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補傳卷十七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毛杞

詩補傳卷十七

宋　范處義　撰

變小雅

文武小雅一詩廢則一事缺已於諸篇言之厲王盡廢小雅故變小雅無其詩併著其失於六月之序以明宣王中興自六月始其不得為正雅則非特厲王之過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

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直類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

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

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凡詩言月皆夏正如正月十月之交四月是也月令

季夏之月不可起兵動衆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宣

王六月出師以玁狁孔棘不遑䘏也詩人方且詠歌

其事為宣王小雅之首蓋當厲王大壞之後小雅盡

廢四夷交侵之時宣王能厲兵秣馬張皇威武一振

衰微之氣是誠可尚也宣王南征北伐之詩皆敘其

既歸之情蓋燕勞之樂章也文武則有遣有勞宣王無遣將率戍役之詩以見倉猝急遣不暇燕也

六月棲棲西戎車既飭勑四牡騤騤求龜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尺志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猶皇皇不遑安之貌戎車即周官車僕所掌五等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所謂五戎也飭謂簡閱齊正也騤騤馬之行彊而有節也常服即周官司服凡兵事

韋弁服也玁狁既甚熾是用急以六月出師士卒謂王非私意欲以一正王國誠不得已也

比志毗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物四驪言其比齊其毛物四馬皆驪色也言其馬之衆也閑之維則言其教閲有素馬皆閑習而有法也我服既成即兵事之常服也于三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也師行之始將士皆能明上之意謂我以王命

出征非有他也蓋欲我佐天子攘夷狄以安中國耳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玉容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將士既以王使出征為喜於是自矜其車馬謂脩飭而廣大顒然可觀雖薄言伐玁狁可以即奏大功況我之師衆皆能嚴整而相輔翼以此而共武事之服則安定王國必矣常服者將帥常日之服武服者則甲冑之類是也

玁狁匪茹（如豫）整居焦穫（護）侵鎬（胡老）及方至于涇陽織文

鳥章白旆央央（英）元戎十乘（繩證）以先啓行（戶郎）

茹度也整無憚貌言玁狁之罪可謂不茹度矣既整

居周家焦穫之地又侵我鎬方漸至涇陽矣逼近之

甚豈可不問哉今旌旗動色咸有欲戰之氣或為徽

織之文或畫鳥隼之章而繼旐之白旆則央央然鮮

明使元戎以十乘先士卒而啓行也夏曰鉤車先其

正者也商曰寅車先其疾者也周曰元戎先其良者

也以其良者先行猶今之所謂選鋒也

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此言戎車之安固軒輊前却無不可者四馬皆健而且習薄言伐玁狁已至于大原言逐出之遠也於是歸功於大將謂吉甫有文武之才可以為萬邦之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鴆御諸友

炰鼈白交反鼈平滅反膾古外反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此言吉甫來歸天子燕勞而喜之既多受福矣謂受爵賞之福也吉甫於是述上意之厚謂自鎬而歸其行已久所可樂者燕飲之禮得進諸友而共之舉其殽之美者如炰鼈膾鯉以見他物皆稱是又於諸友之中稱張仲之賢謂在此者誰歟乃孝友之張仲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吉甫此行自非張仲推孝友之德視國事如父母之事視將帥如兄弟之愛安

能成功哉吉甫所稱諸友皆天子之大臣與燕者詩人多指同僚為朋友終則獨稱張仲疑大臣之主吉甫者然則六月之功所謂將帥和而士豫附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釆芑 起宣王南征也

南征謂蠻荆也玁狁在北則用兵薄伐驅之于大原使之遠遁蠻荆在南則師干之試使之來威而遂已此征伐之辨亦以見宣王未嘗以窮兵多殺為功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畝方叔涖[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簟茀[弗]魚服鉤膺鞗[條]革

芑穀之美者亦菜名此詩言二歲之新田一歲之菑畝民居之中鄉不應指菜蔬以田畝善養嘉穀以喻周家善養士卒也大雅曰豐水有芑詩人於文武士皆以芑為喻也芑以喻士卒新田菑畝中鄉言養之有素也采芑謂采擇而用之行陣也以素養之士而

得方叔之賢以涖之可謂將士俱善矣方叔之涖軍總三千乘之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而言之可謂盛矣然詩人言三百三千皆取其盛未必實然也師干猶言兵甲試者閱習也率止者率士卒而行也四騏謂四馬皆騏色也翼翼健而順也路車金路也奭赤色也其車以方文之簟為蔽其矢以海魚之皮為服鉤膺謂以金為鉤馬膺之飾也鞗革以革為轡馬首之飾也言車馬之盛如此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英方叔率止約軧祈支錯衡八鸞瑲瑲七羊服其命服朱芾弗斯皇有瑲葱珩衡

交龍為旂龜蛇為旐央央鮮明也約軧車之轂以皮約而束之也錯衡車之衡以雜物而飾之也朱芾諸侯黄朱芾也葱珩三命葱珩也斯皇色之明也有瑲聲之和也言車服之美如此

鴥惟必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_征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_{徒顛}

隼鷂屬䬃飛疾貌喻師之迅速其行如隼之戾天其止如隼之爰止也方叔涖而率之鉦人擊鉦鼓人伐鼓陳師謂布其陣形也鞠旅謂合其行伍也士卒皆服方叔之明信故進而伐鼓則淵淵然其聲深以遠退而振旅則闐闐然其行盛而整言師之出入如此鞠皮毬也合其皮而為之卒伍之聚取其合也如毬

然以兵圉名官蓋取諸此

蠢（尺允）尓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嘽嘽焞焞（吐雷）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蠢無知也荊州之蠻乃與中國為讎敵可謂無知也方叔雖為時之大老而其謀方克壯宜其一率師而出即奏捷獻囚而歸而來歸之日戎車嘽嘽則馬聲之衆焞焞則車飾之盛如雷霆之震耀曾無衰憜之

狀可謂全師而歸矣蓋由方叔之明信已見於北伐之日故蠻荆聞其威名而畏服不勞征討也詳味詩人之言方叔可謂賢將矣燕勞之詩歸功將率文武之故事也是詩四章三章比而賦之卒章賦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脩政事外攘如羊夷狄復文武之竟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扶又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宣王復古内脩政事外攘夷狄視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内采薇以下治外亦已近之而二雅之詩皆不列於正雅何哉豈以厲王大壞之後縱能興衰撥亂卒不能及文武成王之盛歟是殆論其時非論其德也竊意宣王雖為中興之賢主而漸不克終箴規誨刺之詩相繼並作亦猶衛文鄭武雖為春秋之賢諸侯不䓗於正風也故非文王不得有正風非文武成王不得有正雅詩之取與其嚴矣乎如是詩之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皆有復

古之實卓然為中興之冠前則六月采芑後則吉日鴻鴈誠可以繼正雅而無愧亦豈可少貶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龍同）駕言徂東

周官言攻木之工攻金之工則攻為治也一器而工聚焉車為多故以攻為貴也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彊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充實也謂四牡之充實甚壯也東洛邑也謂備車馬往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田車謂田獵之車皆善也四壯謂駕車之馬皆壯也
甫草謂甫田之草也此就東都大田之有草者行田
狩之事也田者必芟草圍田獵之處以為之防未田
或舍其中以褐纏通帛旃竿為門以裘纏椹質為槸
門廣於車八寸將田驅車而入車軸擊門傍旃竿者
則不得入以罰其不工門有二並南向天子六軍分
為左右左者之左門右者之右門不越部伍教戰既
畢士卒皆出乃驅禽納之防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

諸侯次之大夫士次之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建旐設旄搏博獸于敖

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此時以夏田前言行狩獵之總名也囂囂選徒之聲也旐以致衆故選徒必建旐而設牛尾於旐之首敖山名選徒既畢因令搏獸以校其勇也說者謂甫田易野也易野以車為主故用

以選車田車既好是也教險野也險野以人為主故用以選徒選徒囂囂是也雖分車徒為二亦教戰之法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昔會同有繹亦奕奕衆大貌繹聯屬貌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赤芾即朱芾也朱赤色相似故通言之金舄即赤舄也金赤色相近故託言之説者謂赤芾為臣道加金為舄近於鑾也此言諸侯來會車服之盛也

決拾既佽 次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子智

決鈎弦也著右手以護大指也天子用象骨為之拾遂也著左臂以遂弦也以韋為之佽謂指臂相佽比也調謂弓彊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既同謂皆同力於射禽也助我舉柴謂助我獲禽如積也此言射之精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 寄於 不失其馳舍 拾 矢如破

四黄四馬皆純色而兩驂不偏附也御者不失馳驅

之法故射者如破而命中也此言御之良也射御相

資御良則射中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蒲茅

田事既畢軍旅齊肅唯聞蕭蕭馬鳴之聲見悠悠旆

旌之狀以號令精明故徒御莫有怯惰而善驚者於

是將頒禽焉一曰乾豆謂以上殺為豆實以供宗廟

二曰賓客謂以次者供賓客三曰充君之庖謂以下

殺充庖廚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謂自脇後

達肩前也射右耳本次之謂自左射之達右耳本也
射左髀達于右髃為下殺謂自左股外達右䏶也以
死之速為上遲為下故也面傷不獻謂射中面者踐
毛不獻謂在傍逆射者不成禽不獻謂傷小弱者禽
雖多擇取三十焉謂每禽取三十其餘以與大夫士
以習射于澤宫田雖多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
辭遜取不以勇力取故也大庖君之庖也所取止此
可謂不盈矣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君子宣王也頌禽既訖已事而歸謂有司此之征行但聞出師之名不聞出師之聲皆由宣王能素練之嚴整使然信矣宣王誠為大成武事也一章言車馬之脩遂如東都二章三章言車徒既選遂行田狩四章言諸侯會同車服之盛五章六章言射御之善獲禽之多七章言頌禽之衆充庖不盈八章言軍旅之肅王事大備序所謂復文武之境土則二雅所詠南

征北伐親諸侯平淮夷之類是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詩人之美人君多舉一事終始言之以見其餘可知
也吉日美宣王田獵爾而序詩者謂君能慎微接下
臣能自盡以奉上蓋於田獵一事知之也且田非重
事也既謹日而祭馬祖又謹日以差我馬則必能致
謹於國事矣因田而得禽非厚獲也猶為醴酒以御
賓客則必能與之食天祿矣虞人既聚獸必於天子

之所左右皆取禽共天子之燕則他日必能用命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外事以剛日戊剛日也庚午前二日即戊辰也伯馬祖謂天駟房星之神也將用馬之力必祭馬之祖謹其事也車攻而馬壯則升陵阜而從禽獸之醜類無不獲矣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憂）鹿麌麌漆沮（七餘）之

從天子之所

庚午亦剛日也差擇其馬所謂田獵齊足尚疾也於是虞人驅獸而同之麋鹿之牝者言之尚麌麌而衆多他禽當稱是也故自漆沮驅獸至天子田所見其盡力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表驕

祁衆也謂中原之獸甚衆有或趨而儦儦或行而俟

侯或三為羣或二為友於是左右之從田者悉力相

率取禽以共天子燕賓客之用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我矢發彼小豝巴殪於計此大兕徐履以

御賓客且以酌醴

豕牝曰豝兕野牛也天子既張我弓挾我矢一發而

得小豝左右則悉力以殪大兕以見小大畢陳王於

是以此物進賓客而酌醴示不專饗也田獵一事終

始如此天保君能下下臣能報上亦何以異宜王明

文武之功業葢於吉日而可見是詩四章皆賦也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來力代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爲使臣之詩先儒之説是矣然不必以鴻鴈比使臣葢詩有哀鳴嗷嗷之語使臣豈至是哉故學者疑焉盍求之序詩意自明序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鴻鴈隨陽往來莫有定處正萬民離散之喻也宣王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

散者集之豈人君自為之哉必有使者將明命宣德意而行之故萬民雖衆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然則鴻鴈之詩為使臣而作明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大曰鴻小曰鴈肅肅整而有聲也鴻鴈飛必成行列故以喻民之離散相攜持而去也之子謂使臣也車攻以有司為之子亦此類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

夫曰寡使臣之行驅馳原隰所謂劬勞于野也訪問及可矜之人尤哀此鰥寡必有恩澤先於無告之民故於首章及之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中澤澤中也垣牆也究終也民之離散不免暴露如鴻鴈之集澤中使者於是為之經營垣牆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百堵同時而作雖則勞苦其終可以安居

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離散之民喜使者之來皆合辭告訴如鴻鴈之哀鳴嗷嗷使者於是告之曰凡爾庶民有哲而知人者有愚而無知者我被命而出哲人則知我劬勞於國事愚人則以我宣示其驕耳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庭燎力紹下同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之

箴猶鍼砭然有疾則當施之百官之箴王闕亦必見其有闕而後箴豈無故而為之哉夫進鋭退速固有此理使宣王能自彊不息終始如一亦安可非也今觀詩之三章首章以夜未央而問次章以夜未艾而問卒章以夜鄉晨而問則宣王怠意已見視朝漸晚矣庸可以勿箴乎傳言官箴王闕謂各因其所居之官而獻箴庭燎之箴其司烜之屬所為乎其後宣王夜卧晏起至煩賢后脫簪待罪詩人之箴信於著龜

也

夜如何其基下同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七羊夜如何其夜未艾五益庭燎晣晣之世君子至止鸞聲噦

噦呼會夜如何其夜鄉許亮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

旂

未央夜未及中也未艾夜未盡也鄉晨夜近曉也鸞

聲車之和鸞也庭燎者即周官司烜之所供門外曰

大燭門内曰庭燎始言之光終言晣晣卒言有煇皆

言明且協韻也詩人設為宣王之言初以夜未央而問既而至未艾而問既而至鄉晨而問豈非已漸有怠意乎與其太盛而易怠孰若有常而可久夫未明則君子之來朝特聞其車音耳將將聲和也噦噦聲徐而有節也既明則見其旂色此蚤晚之辨也先言美而繼以箴謂前可美而後可箴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沔緜善下同水規宣王也

規正圓之器也物不圓者規之使圓正諫之義也傳曰近臣盡規謂規切人主近臣之職也卒章有讒言其興之戒必宣王頗惑讒言不親諸侯故近臣規之也

沔彼流水朝直遥宗于海鴥彼飛隼息尹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流滿貌鴥飛疾貌夫水之朝宗于海隼之飛止于山乃理性之自然喻諸侯必知尊王室嗟我兄弟與

國人朋友莫肯以亂為念誰無父母何忍與訛造謗以相及乎葢當時必有讒言起於兄弟國人朋友之間故為此言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彌氏忘井亦

沔然之水令湯湯放溢而無所入鴥然之隼令飛揚而無所止喻被讒者不得安其職守念彼不循理之讒人使我載起載行心之憂懼不能自已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卒章被讒者能自反謂尤人不如責己但能如隼之率循中陵而安於義命則訛言之民寧不少懲乎言亦當止也我於朋友既盡其敬讒言豈必興乎言亦當息也不敢望上之察姑欲自脩以弭讒規王之意不既深矣乎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其師傅之作歟他人之言不當直謂之誨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託）它山之石可以爲錯（七落）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是詩終篇皆取物爲比詩人寓意甚微視他詩爲特異又偶無大序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謂舉賢用滯可以治其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者毛鄭

在衆說之先意必有師承今取毛鄭之說斷一篇之大義殆無餘藴諸儒例不之信獨何歟臯水中之澤也園山中之毓草木者也詩人於水取鶴與魚於山取檀也蘀也穀也石也以喻賢之小大皆當舉而用之謂賢之大者則雖身隱而名著如鶴之鳴于九臯深遠之地而上聞于天下聞于野而其小者則滯於下如魚之潛伏于淵渚此取澤中之物以為喻也賢之大者則能任重而致遠如檀有堅美之質可為輪

輻之用而其小者則滯於下如榫之纖雜亦可以糞其本如穀之惡木亦可以績其皮如石之粗厲亦可為錯以利器攻玉以成文此取園中之物以為喻也詩人誨王於賢之大而有望實如鶴如檀者則舉而置之高位如舜之選衆舉臯陶於賢之小而沈滯者則兼收並用如堯之野無遺賢則可以治其國矣所謂求賢於未仕者如此蓋毛鄭之意也詩人嘗以嘉魚喻賢者以伐檀喻君子則毛鄭之說不為無據一

說謂詩傳之誨王當切於王身其大則王之言動其次則王之好惡也鶴之鳴也魚之潛也自以為處於高深人所不聞不見也然鶴之聲下則聞于野上則聞于天未免為人之所聞魚或由淵而出乎渚或由渚而入乎淵未免為人所見故以喻王之一言一動無隱而不形舉二物而言所以誨王當戒謹於所不睹恐懼於所不聞也園之有檀木之堅美可貴者也他山之石物之粗厲可賤者也然檀之下有擇之穢

雖有穀之惡木豈盡可貴乎石可用為錯以利器攻玉以成文豈盡可賤乎故以喻王之好惡取舍不可不謹舉二物而言所以誨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亦通似不若毛鄭終始於用賢之一說姑存之

是詩二章皆比也

祈父 甫下同 刺宣王也

宣王即位二相輔之有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至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說者謂全是

始衰是詩為刺宣王首篇乃爪牙之士怨司馬軍政之不脩致我於憂恤夫以宿衛之士而從征役使不得養其父母豈非王政之闕歟二相即周公召公謂之共和者是也共和之政凡十有四年召公人皆知為召穆公虎獨周公不著其名或謂史記周宣王時有樊穆仲韋昭曰穆仲仲山甫之謚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曰食采於樊疑周公即仲山甫也仲者姬姓之次子也山甫其字也穆者其謚也樊者其

封邑也漢杜欽乃謂仲山甫為異姓之臣彼蓋以仲為姓不知仲為次子之説也二公皆謚曰穆亦共和之意山甫豈後嘗封於樊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司馬也書亦有圻父説者謂掌封畿邱甲此詩宿衛之士自喻以爪牙謂當扞衛王室何為轉移我

于憂恤之地使靡有定處乎爪士爪牙之士也厎至也祈父亶不聰謂豈不聞我有父母而輕用我以戰使老母自尸饔飧之事此我之甚憂也不敢怨上歸過於司馬詩人之意微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白駒刺宣王不能用賢賢者去之詩人眷然欲其留心乎愛君故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

於焉逍遥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良馬以比君子伊人指賢者也皎皎白駒喻賢者有潔白之德宜在朝廷今乃退而家食如白駒無芻秣之養而食苗食藿於場圃故詩人欲縶而絆之維而繫之縱不能久留使一朝一夕之永得賢者暫逍遥於此為嘉客於此亦我心之願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

勉爾遁思

賁光采也思語辭也此章勉賢者之留謂賢者為邦家之光儻能來賁朝廷為公為侯則逸豫亦自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邪葢言賢者之用庶政脩舉可以久享逸樂也於是戒其毋過於優游自逸勉其毋決於遁去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章不欲斥王不能留賢第言賢者適於寂寞之鄉如白駒在空谷所享止生芻一束之薄以喻賢者廉貧甘於苦淡其德如玉之潔白不可得而點染然詩人愛君之心不能自已又祝賢者毋自金玉其言而有遐遠朝廷之意尚冀其來忠告其君以善道也為此詩者其亦賢矣乎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黄鳥刺宣王也

宣王初政民之離散者能勞來還定安集之風俗固

嘗相親睦矣至其末年王政漸衰民俗漸薄如黄鳥
我行其野是也二詩之序皆不明言所刺然黄鳥言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故說者以為適異國而失其所
者我行其野言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故說者以為從
異國之昏姻而不見恤者詩辭亦可見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
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黄鳥黄鳥無集于

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倉庚也以遷于喬木為得其性亦未嘗下拾遺

粒今乃集于穀于桑于栩皆下于喬木而啄人之粟

之粱之黍可謂失所矣譬之適異國之民而所至之

邦人不能與之相善故曰不我肯穀不能與之相知

故曰不可與明不能與之相安故曰不可與處於是

思歸故國復依族人與諸兄諸父也國風曰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姓此之謂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是詩卒章有舊姻新特之說乃舊日之婚姻人情易以衰薄也

我行其野蔽芾方味其樗刺書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勅六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支以異

適異國者因所見以起興謂我行於野見蔽芾之樗

雖為惡木猶可庇而息我以昏姻之故謂可就爾居
處矣爾既不能養我故欲反故國是樗之不如也見
采遂者雖為惡卉猶可以療疾我以昏姻之故謂可
就爾止宿矣爾既不能養我故言欲自反是遂之不
如也見采葍者雖為惡菜猶可以為食爾乃不能思
我舊日之昏姻但求新昏以為特異成實也實不以
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新昏為特異故棄我耳
是葍之不如也特猶今人言特出不羣所謂異也說

者以特訓匹國風實維我特亦既辯之矣是詩三章皆興兼賦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禮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說者謂設盛食以落之此宣王落成之詩祝頌之辭如張老之善頌善禱也宣王小雅終於斯干無羊玩其辭當在箴規誨剌之先蓋作於宣王方盛之時斯干言兄弟似續及男女之祥亦幾於文武天保之福禄無羊言牛羊遂性及

豐年富庶亦幾於文武魚麗之盛多以中閒不能無失既不得為正雅矣故以二篇為小雅之終宣王大雅無刺之之詩亦此意也斯干無羊不列於大雅亦以考室考牧為政之小故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安流也幽幽深遠也干謂大水之傍也山謂終南之山也宣王作室臨水面山形勢之美如竹之苞

謂根本之固也如松之茂謂枝葉之密也冝其聚國族於斯兄弟則和好輯睦無相圖之事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嗣也續繼也妣祖周之先世姜嫄后稷而下皆是也宣王作室葢所以繼嗣其先之基業故多至於百堵戶必於西南葢北則正寢東則東宫也於是而居處於是而笑語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

芋王遇

約者以繩束板也椓者以杵築土也閣閣形之端直也橐橐聲之堅實也言牆墉之端直堅實則可以除去風雨鳥鼠之患君子居此所以藩盛也芋當作去聲與除去協韻字書謂草盛貌

如跂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輝斯飛君子攸躋

跂立也棘急也制度之嚴正如人之跂翼而不偏廢

隅之繩直如矢之行急而無枉其簷阿之峻如鳥之驚而竦顧謂其勢之騫舉也其丹雘之新如翬之飛而舒翼謂其文之煥散也此章言其堂也故宜君子升而聽事焉

殖殖市力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快其正政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殖平也覺明也庭謂宮庭之內貴其平也楹謂兩楹之間貴其明也噲氣咽貌猶言下氣也噦聲徐貌猶

言柔聲也正正寢也冥奥室也君子處正寢欲其静而無暴氣故曰噲噲處奥室欲其和而無疾言故曰噦噦詩人形容君子之辭氣有雝雝在宫之意此章言其室也居室如此所以攸寧也

下莞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維虺許鬼維蛇

草叢生於水曰莞可以為席竹叢生於陸曰慈可以為簟寒暑之用也故以上下言之寒暑用物得宜故

寢乃安寢安矣則寢興俱無悲而吉夢形焉吉夢維

何男女之祥也此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者當時在位之人有德者猶言碩人也宣王既

得吉夢故命大人占之俾大卜之屬占其吉凶也占

夢之官於是言其兆謂熊羆在山且彊力壯毅故為

男子之祥虺蛇在穴且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乃生男子寢之牀衣之裳弄之璋皆尊之也乃生女子寢之地衣之裼弄之瓦皆卑之也璋以玉為之貴可知也不必為臣之職瓦以土為之賤可知也不必為紡之具男子則聽其泣喤喤知其他日佩朱芾為君為王女子則欲其無過可指無善可稱他日在中饋無遺父母憂耳此二章雖皆禱頌之辭然非王者

之夢安得有此祥邪是詩九章皆賦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牧養雖為政之小然犧牲於是乎出亦國家之先務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以牛羊衞為狄所逐齊侯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以此知牧為國之大事而牲殺不備不可以祭武王數紂之罪曰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庸可以政之小而忽之哉宣王當板蕩之後室牧之政皆廢宣王能以次脩舉考室於先既知所以為

似續之計考牧於後又知所以為爾牲之具二詩之

美誠中興之不可闕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爾羊

來思其角濈濈莊立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羊以三百為一羣謂每羣皆三百也牛以九十為一

犉謂每色皆九十也羊火畜也故其性好觝觸今言

其角濈濈則比聚而不觸也牛土畜也故其病則耳

燥今言其耳濕濕則潤澤而不病也思語辭此章言

牛羊之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河可）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牛羊衆多必求水草之地而牧之阿者草之所生池者水之所鍾寢言其息也訛言其動也牧人持雨具齎餱糧從牛羊之所宜適所以蕃息各以其類别之為羣皆至三十之多則以之供天地宗廟社稷羣祀之牲無不具矣此章言牛羊之遂性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麤曰薪細曰蒸牧人有餘力取薪蒸以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此牧事向成矣所慮者惟羊善耗敗耳今視其羊皆矜矜然若知自愛也兢兢然若知所畏也如此則無騫崩之患矣羊有疾輒相汙故以騫崩言之其下來也不煩鞭箠麾以肱即皆登牢棧言其馴也此章言牧事之成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牧事既成牧人休暇而吉夢形焉乃獻其夢于上大人占之知其為正夢陰陽和則魚衆多故夢衆魚則為豐年龜蛇為旐陰物也鳥隼為旟陽物也故夢旐旟為室家有室有家則子孫蕃衍也故曰溱溱考室之夢人君之夢也考牧之夢牧人之夢也貴賤之不同而其夢皆出於正蓋由心之逸樂故能以和召和

休祥之應可以類推此二詩皆終之以吉夢爲中興之美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補傳卷十八九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貢生臣周培

詩補傳卷十八

宋　范處義　撰

變小雅

節南山（南　結）家父（甫）刺幽王也

家父疑周之世大夫也至魯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末已七十五年非作詩之家父明矣然世祿之家同號同字則有之同名則不可或謂春秋書其字且求車非美事不宜有書字之褒

而況是詩曰家父作誦豈有作詩刺王而以字自命耶意周大夫别有家父者偶同名耳左氏傳載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或謂此詩古止名節如抑之類然傳所載孔子讀詩亦曰節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徒藍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古銜

節髙峻貌巖巖石貌赫赫顯貌師周三公也師尹尹氏為師者也惔内熱貌斬絶也監察也南山人所瞻

仰喻居三公之顯位民亦皆仰之如山而所為不善使人積怨熱中畏禍至不敢戲言如此則國祚卒於斬絶王何為不監察之乎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徂殿)瘥(才何)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莫懲嗟

猗盛也瘥病也薦重也與荐同義憯痛也與慘同義山氣潤澤平均故草木之實人望之皆猗然而盛師尹居三公之顯位而不能持平均一所用皆瑣瑣姻

亞而君子則棄而不用故乖氣所感上則天降荐臻之病下則民罹喪亂之多今民之怨讟出言不善矣我所痛者王不能懲創咨嗟求所以止之也

尹氏大泰師維周之氐丁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比俾尸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本也又星名爾雅曰氐天根也說者謂角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也與本同義均平也與鈞同義維持也與綱同義毗輔也弔哀也三公為國

之根本當秉持國均為四方之綱上以輔佐天子下以覺悟斯民奈何天不哀下民而使尹氏在此位豈宜視其將空我之國而不恤衆民乎假天為言怨王而不敢斥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姻亞則無膴武仕

仕猶用也罔猶無也夷平也膴美也兩壻相謂曰亞壻之父曰姻此章刺王不親庶政而專任師尹下民

所以不肯信服王既不能詢問君子不能任用君子勿謂國無君子也但君子皆用是自務平夷用是自務退已無為小人所危殆耳今視在位皆師尹瑣瑣之姻亞無有能美其所任之職者猶言不能善其職也

昊天不傭（敕龍）降此鞠訩（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麗）君子如屆（戒）俾民心闋（若穴）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均也鞠合也訩亂也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闋息

也夷平也違去也上章既言在位皆小人此章望王用君子以止亂謂小人肆為不善無所歸咎皆由昊天不均降訩亂如鞠之合昊天不順降乖戾如此其大君子如肯至而任事則民之憂心當少息君子如平夷無患則民之怒心亦皆去矣鞠之為物合皮而成詩人每用之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此言王既不能用君子是我民不見哀於昊天故致亂無有定日也式月斯生謂亂方且月益生而未已民何由而安哉我所以憂心悶憒如病酒者之甚也國成謂國之成法如綱紀制度之類是也秉國均者大臣秉國成者人主也不敢斥言王故云誰也刺王不自為政卒使民之勞苦誰之過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刺子六領

項大也蹙縮也此章言亂既靡定則四方莫不皆然

雖有四牡且項領肥健而視四方之亂蹙縮無有可馳騁之地亦寓意言君子有可用之才而無所施設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亦市由

茂盛也懌悅也上章既憂四方皆亂無所往此章言亂世小人情狀喜怒不常難與共立人之朝方其盛意作惡視之如欲以戈矛相害及其怒平而悅即如燕飲之醻酢君子進退無所容所以刺王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怨其正

此章復呼天而訴之曰昊天何為不平耶師尹為惡不悛禍將及我王不得安其位矣師尹不自懲艾其心而反怨正人所謂惡直醜正也家父憂王之不寧愛君之至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許六萬邦

家父世臣身視國為安危故自顯其名誦言作詩不卹師尹之怨且究極言王國之訩亂蓋心乎愛君急

於正救尚冀用是可以化師尹為惡之念以養此萬邦困窮之民柰其不能聽何或以爾心為指王言詩人固多爾其君然皆頌其美故爾而親之理無所歉此詩既明言我王又指言王訩不當以此又爾其君是鄙之也孰謂家父之賢憂國愛君之言不離諸口詎肯鄙其君乎是詩十章一章二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之下即十月之交皆記幽王之失道天心仁愛之欲止其亂故出異災以譴告冀其恐懼而脩省也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正陽之月也夏之十月謂之陽月者嫌於無陽也正陽之月而隕霜陽當盛而為陰所侵也無陽之月而日食陰太盛而陽不能立也陽君道也夫道也陰臣道也妻道也幽王臣則師尹皇父之徒妻則褒姒天之譴告明矣或謂正月繁霜無是道也遂以繁霜比訛言是疑四月不應有霜也

幽王十月日蝕說者初亦疑漢歷無之近世儒者考之唐歷方知為幽王之六年竊嘗考之漢晉二史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宿麥則幽王之時日食地震百川沸騰天地變異多矣四月繁霜何疑之有幸而聖人存之六經為萬世警戒庸可忽而不信哉

正月繁扶表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羊

繁多也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隱憂也痒病也幽王之時上則天變以正陽之月而有繁霜之災下則民亂而興訛造訕譸張為幻故大夫既憂傷天變又憂民之訛言其變又大於繁霜之害物蓋謂人妖甚於天變也然此獨我憂心京京而大爾他人皆不知憂也雖不知憂尚冀其哀我以小心畏禍之故隱憂而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

莠餘父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瘉病也莠惡言也穀善而莠惡也愈愈憂甚也人窮則反本故呼父母而傷已也謂父母生我何為使我之病如此蓋此病不自我之先不自我之後適丁斯時耳斯時何時也訛言之時也訛言之人者善變易是非言之好惡皆自其口出我心之憂日益以甚而不知者反笑侮我以為不然也

憂心惸惸其營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其臣僕哀我人

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獨憂也無祿不幸也訛言可畏人不知憂而我獨憂之憂之何如念我固已不幸矣將與此無罪之民併淪胥為臣僕也古者以罪人與亡國之虜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哀我人斯復從何而得祿猶烏之飛未知其止誰之屋也烏好集人之屋故取以為喻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

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上章既有為臣之憂故此章以中林材木為喻謂材木可以大用而摧毁之為薪蒸衣冠陷為皁隸亦猶是也民今此憂甚危殆矣視天夢夢然若無所見非無所見也特以天未定故未能勝人耳定則能勝之矣於是又從而嘆之曰大哉上帝謂天之有主宰者豈有所憎於人而視其受禍而不恤耶亦適當其未定耳此亦窮則反本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信
此章言民之訛言固有顯然有形可證其妄者如謂山為卑令有山脊之岡有大阿之陵可以證其妄矣而王皆不能辨之故訛言之甚顯者亦不知懲艾如此則亂將至而不知懼方且召故老問以占夢屬意於卜祝之事故老乃舊德老成之人知其不可與言亦不聞規諫則知幽王之朝莫有言其非者矣君臣

皆自以為聖猶烏之首尾毛色不異人無有辨其雌雄也占夢亦先王所不廢然當上下逸豫之時休祥將至則命大人占之為可矣當訛言興亂之時危懼不暇而人君忽其所可憂乃召彼故老訊以不急之細故是則可刺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

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維號(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暉鬼)蜴(星歷)

局曲也蹐累足也倫序也脊理也虺蝮蛇也螫毒視他蛇為甚蜴守宮也能十二時變色上章既言訛言莫之懲故君子懼及於禍天雖高不敢不局曲而處地雖厚不敢不累足而動我維以此言號呼以告人

實有倫理哀當今之人不能聽我之言何為如虺之肆毒以害人如蜴之變幻莫測也家語曰孔子讀詩正月之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矣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逄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瞻彼阪反田有菀鬱其特天之扤五忽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田郊野荒蕪不治之田亂世之喻也君子如菀茂特出之苗已難於獨立矣小人如風且揺扤之如恐不能戕我之生也天豈不仁哉君子之處亂世為小人所傾將及於禍無所歸咎之辭也君子為小人所傾所望於王力保護之耳令王始者欲求我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既得之則虛拘執我於此如好仇

然亦不與我為力此所以歸咎於天之扤我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呼悅)之

上章既言王不與為力則君子亦無望矣第中心之憂如有物鬱結而不可觧耳正政也烕滅也古詩用字多通於是歎今茲國政何其危厲也始謂火之方揚熾而燎于原寧能撲滅之乎今周宗赫赫之盛乃為一褒姒所滅矣時宗周猶存而云滅者蓋禍有本

矣必然之理也此所謂危厲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上章既言宗周有必滅之理君子愛君憂國不忍恝然忘懷終欲深長思之以救其危亂奈又窘陰雨何詩人以天之未陰雨喻閑暇以陰雨喻急難謂又窘於急難之故也急難者何謂王儻能用賢方伯糾合諸侯以自輔猶可為也今乃不然譬之車既載物矣

乃棄其輔令人以杖束於輻謂之輔蓋所以助車也棄其輔則必輸墮所載之物矣謂王既至傾覆將欲求助於方伯亦何及哉幽王侮慢諸侯諸侯皆不欲朝故君子以是誨之齊晉之伯皆率諸侯以輔王室者也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亦此意也蓋輔者以他物負於輻以助車猶天子有方伯之外助也或疑伯之一字不可為方伯竊謂侯于周服維予侯興說者皆以侯之一字為諸侯此其例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方六）屢（力住）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曽是不意

上章既刺王之棄爾輔君子之心猶未忍捨王又再三諭王以求輔之道謂王誠能如載物之車勿棄其輔以環束於輻又數顧視其將車之僕則不至於墮其物矣誠如是則終可以踰越於絶險之地而不敗曽不是思何哉輔既喻方伯諸侯僕則喻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者王誠得方伯諸侯之環輔又數命大臣

以親方伯諸侯則宗周雖更危難可無憂於傾覆也柰王曾不以是為意何詩人以環為負商頌曰景員維河蓋謂環景山者維河水也

魚在于沼之紹亦匪克樂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灼憂心慘慘七感念國之為虐

上章既言再三誨王以求輔王曾不以為意於是君子憂懼於無所容以在沼之魚譬君子之在野亦炤然易見終難避禍可謂無所容矣是以憂心至慘慘

而痛念此之虐皆國之自為也不忍斥其君故曰國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洽比（毗志）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上章既言君子憂心慘慘而痛然小人曽不是憂方且以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與親戚而相倡和正如燕雀處堂母子自以為樂突決棟焚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君子自念獨我憂心慇慇然而痛甚也莫有

知我者矣

佌佌(此)彼有屋蔌蔌(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逆)是椓(陟角)哿(哥我)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小也蔌蔌陋也穀祿也椓害也卒章言小人得志佌佌者彼有屋以安居矣蔌蔌者方有祿而未艾也民今不幸如此豈天生此夭孽椓喪我宗周乎又深歎當此夭孽之害富人猶有力可自為計最可哀者惸獨之民無策以避禍也為此詩者其賢矣乎國

不可為矣猶冀有以扶持之王不可與言矣猶冀有以開悟之卒至於無可柰何而惸惸忠赤可謂獨醒者也是詩十三章皆賦也中間亦多比興之言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氏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

先後共事襃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公為司徒安知其前無番為司徒而四詩非厲王明矣竊嘗詳考之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歷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指赫赫宗周襃姒威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

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為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何其踈耶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交者日月之交會朔者朔日也詩人於夏正皆以月言於周正則以日言故不曰朔月而曰朔日也日月皆右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則食杜預

曰日月動物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孔穎達曰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也又曰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此皆據歷而言若然則詩人以為孔醜何也惟國朝儒者歐陽脩志唐之歷其日蝕議畧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蝕之朔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為之蝕十月之交於歷當

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四者皆德之所由生也故説者謂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蝕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此則係乎人事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

而日為之食矣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者意當時月食又適與日食相近故下章言日月告凶遂歎今此下民甚可哀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詩人謂日月並告凶以為由於幽王既無政以紀綱四國又不用善人以自輔謂彼月而食猶未為甚此日而食則不臧甚矣左氏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

伯對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由是言之則說者係人事之所感昔人亦嘗言之矣爗爗于輒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騰山冢崒徂恤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莫懲幽王之時天地變異亦多矣不止於日月也非聖人存於經後世無考焉傳曰太平之時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案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令旱暵亦電而不雷故易噬嗑則雷

電合而章豐則雷電皆至是詩言震電正以其驚人眩目而不時有之故也震驚百里則人不遑安處故曰不寧雷發不時則木鐸不得以令兆民故曰不令川沸山摧陵谷變易即三川皆震之事也首章哀下民此章哀在位之人何為處可痛之禍而不能懲艾蓋謂下章皇父之徒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切）子內史蹶（俱衛切）維趣（七走切）馬楀（矩）維師氏豔（餘贍切）妻煽（扇）方處

説者謂皇父家伯仲允皆為字番聚蹶楀皆為氏他書既不可考姑從之卿士説者謂於六卿之外更為此官總六官之事故曰卿士司徒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上士也内史掌爵禄廢置生殺予奪之法中大夫也趣馬掌王之馬政中士也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亦中大夫也七子皆見寵用事而褒姒方煽其勢焰以處内則同惡相濟矣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在良禮則然矣

皇父既兼擅羣職故專罪其首惡下章言作都于向故此章謂作都之舉皆皇父自專其謀衆皆不欲遽徹毀其牆屋荒穢其田畝使之遷徙乃曰非戕害汝也遷都之禮當然耳所謂皇父不自以為不是者如此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不慭

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魚勤

皇父非特不自以為不是且自以為聖亶信也俟維也憖彊也謂作都之後擇國之三卿信維取多藏之富人不彊留一老成人以守衛天子又擇富民之有車馬者徙以居向凡此皆皇父之為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民允五刀下民之孽魚列匪降自天噂沓子損背憎徒合蒲昧職競由人

黽勉猶豫皆取諸物黽鼃屬也鼃黽之行勉強自力

故曰黽勉猶犬子也犬子之行往復不果故曰猶豫

此章言大夫之從役誠為勉彊雖不敢告勞柰無罪辜而見讒囂囂而不止因歎下民之遭此災孽豈天所降哉皆由小人噂噂沓沓對面則以言相説背面則以言相憎而為此耳職主也競力也主之力者人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四方有羨餘箭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里居也痗病也羨餘也徹通也言我之所居甚病矣悠悠何時而已也四方猶有餘暇我所居之憂何其迫也凡民猶得安逸我所從之役何其勞也皆由我命之窮不通徹如此我豈敢傚我之友亦欲自逸乎卒章知命之言無所歸咎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雨無正 政　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凡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

酌賚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為何詩也然則詩之有序庸可少哉説者多取韓詩為證謂名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竊意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好事者之附會是詩七章前二章今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正大夫乃詩中之語故欲以正大夫刺幽王合之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為政之意且與前篇弗躬弗親不自為政之

語相應不必立異也是詩有既伏其辜周宗既滅之語蓋作於幽王之後追咎前日之失以為後來之戒上二章尤為可考也

浩浩古老昊胡老天不駿峻其德降喪饑饉具靳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倫胥息魚以鋪普烏

浩浩猶蕩蕩無窮極之義駿大也德者謂天之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舍置也淪陷也胥相也鋪

徧也人窮則呼天無所歸咎之辭也謂天何為不大其德而降饑饉以殺伐四國之人乎下民望昊天之明賞善罰惡今天乃迅疾威怒曾不思慮為民之圖謀彼得罪於天者既置之使之伏其辜矣柰何徧及無罪之人相與陷於死亡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芳服出為惡

前篇以皇父為卿士此篇又有正大夫說者謂六卿之外別設卿士正長也謂六官之長也竊意古人言天子諸侯則次以卿大夫其次則有士有庶人蓋卿大夫亦大臣之通稱也前篇言卿士謂皇父獨擅衆職上自卿下至士無不專之也此篇正大夫謂大夫之長又下於卿一等矣周官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或以正大夫為治要之正未必然也幽王亦未必設此二官乃詩人見當時幽王不自為政皇父則

無所不専為大夫之長者則離次而不任職故有是言耳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者謂幽王既死於犬戎之禍宗姓皆流離無有定止曰既滅猶言靡有子遺甚之之辭也於是作此詩之大夫既歸過於其長謂離居而去不任國事莫知我勞勩又追咎當時三公及其餘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小邦之君與大國之諸侯莫肯朝夕無朝王之禮人心離畔如此庶幾王恐懼而為善乃反出為惡而不悛是自取滅亡之

禍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此章上則追咎幽王為惡不悛呼天而問之曰如何法度之言王終不肯信如彼行邁之人無所底止下則追咎當時在位之君子所宜各敬爾身乃既不知畏于人又不畏于天謂與王同惡相濟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在登我暬思列御憯憯子感日瘁祖醉凡

百君子莫肯用誶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戎兵也遂達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暬御侍御也國語居處有暬御之箴暬晦也小臣侍於隱晦不忘箴規今在位之君子兵戎已成不能退民之患飢困已成不能遂民之生今使我侍御之臣憯憯日以憂瘁在位之君子莫有過而問者但聽上之命則應對無敢盡言也聞人之譖則退避無敢任怨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只遂)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

此章言處亂世所可哀者不能言而觸忌諱之人也言出諸口而禍已加其身彼可人意者獨巧言如流之人耳善迎合主意所以俾身處於安樂之地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此章言在亂世尤為艱棘危殆也欲自言不可用退而避事則非事君之義故得罪于天子欲自言可用

進而效職則同僚以為激故怨及朋友進退豈不俱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泣血無言不疾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此章言遷于王都蓋勉其復歸于王所也前篇言皇父作都于向向在河内軹縣西乃東都之畿内也三事大夫既皆徂向故作詩之大夫勉其遷于王都以衛天子而諸臣猶以未有室家為辭不知尊王之義

大夫所以幽憂而飲泣如鼠之憂于穴人無知者每出一言必為人所疾於是詰諸臣曰爾昔離王室而出居亦誰為爾作室今乃以此為辭何哉惜乎諸臣皆自為身謀不能用其言此周轍所以遂東也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大抵多刺王不自為政以致皇父之徒擅權用事綱紀不立人各有心此篇始陳天變人離如此幽王宜恐懼脩省躬覽萬幾猶可及止也既略無悛改漫不加意以致政出多門為之長者

則廢棄官守為之屬者則勞勩莫知又上自三公下至大夫皆胥傚胥然莫肯自任其責小而邦君大而諸侯皆驕恣自如莫肯朝于王所以見當時朝廷可謂散無友紀矣方且辟言不信而道謀是用不知畏人畏天而君臣同惡相濟不知息兵振民而小臣憂及禍難是以在位之臣皆自為謀聽上之言則應對聞人之譖則退避以直言者為拙而身及於禍以巧言者為能而身蒙其休憂國者則進退不能全身者

則遠去王室詳味其言可謂衆多如雨非為政之道也此序詩者之微言欲學者以意而求之是詩七章皆賦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說者謂小旻小宛小弁小明所以別小雅今大雅止有召旻大明二篇餘篇疑亡之然則小之字録詩者為之或者牽彊為説且以鳩鷽為小猶之可也謂旻天上天為小豈理也哉是詩刺幽王惑於邪謀不能

獨斷亦與上篇不自為政之意同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聿）何日斯沮（在呂）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

回遹不正也沮止也邛病也秋曰旻天取其仁覆閔下之意今旻天乃疾迅威怒布于下土謂變異及饑饉之類皆由王所用之謀猶回遹不正無日沮止以致此極奈何王之不明謀之善者則莫肯聽從謀之不善者乃反用之視王所用之謀猶亦甚病矣

潝潝(許急)訿訿(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

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也底定也此在位之小人或相和或相詆殊無直正之謀而王於謀之善者既俱背之於謀之不善者則俱從之視王所用之謀猶亦安能有定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人謀既不臧啓卜之龜筮今卜筮既數而瀆亦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以見王之無剛德既惑於人又瀆於神於是推言事之所以不成由於謀夫之多發言者滿庭無有敢任其咎而主其說者如將適遠者不謀於嘗往來之人安能得其道路之正其不陷於荆棘者幾希矣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大夫哀王今日之為謀既不能以古先聖賢為法又不能以先王大道為常惟好聽近習之言且無以決之任其紛爭如欲作室者自不定規模乃謀之行道之人豈不潰亂其成哉詩人言不甚之之辭也語曰作室道傍三年不成蓋本諸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方九五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武蓋

國指仕於國者民指天下之民也止定也膴美也仕

於國者雖去就無定然其閒有聖而必可尊者有否而不足取者王既不能明辯而用舍之天下之民雖未必盡美然有聖哲者有善謀者有敬王者有耆年者皆有益於國王亦不能下詢之視王之謀國如水之泛然而流皆陷於敗亡而後已此大夫所以哀之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戰戰懼也兢兢戒也大夫既哀王不能用謀而愛君之言殊切謂人皆知不敢暴虎畏其傷不敢馮河畏其溺而不知其可畏有甚於此者謀國是也謀人之國當恐懼戒謹如臨深淵而立如履薄冰而行畏其陷墜與暴虎馮河無異也王柰何不知畏乎是詩六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十八